

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

军事家 与 军事史 研究

第 3 辑

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军事学家与军事史研究 (3)

——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(1986)

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剪辑

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文津街七号)

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787×1092毫米 1/16开本 7 印张 179千字

1987年3月北京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00册

统一书号: 5201·4 定价: 1.80元

[内部发行]

出版说明

由于我国“四化”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,广大科学研究人员,文化、教育工作者以及党、政有关领导机关,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 Research 动态。为此,本中心编辑《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》,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。

本专辑所收的资料,系按专题选编,照原报刊版面影印。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,一般不作改动(如有改动,当予注明),仅于每期编有目次,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,以资查阅;必要时附“编后记”,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。

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。对于某些出于反动政治宣传目的,蓄意捏造、歪曲或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,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,概不收录。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,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、观点、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,甚至对立,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,对此,我们不急于置评,相信读者会予注意,能够鉴别。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“我国”、“中华民国”、“中央”之类的文字,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、国民党中央而言,不再一一注明,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。

为了统一装订规格,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,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,即封面倒装。

本专辑的编印,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攷,限于内部发行。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,慎勿丢失。

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

目次

中国军事思想史

宋辽金军事思想

魏汝霖 刘仲平 一

元代军事思想

魏汝霖 刘仲平 三四

明清军事思想

魏汝霖 刘仲平 七〇

古代名将录

无敌将军——杨业

魏汝霖 一一〇

补白

岳家军过连州

粤海 三三

南唐二陵

天语 六九

宋遼金軍事思想

魏汝霖
刘仲平

第一 遼耶律德光

一、耶律德光的時代背景

耶律德光爲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之次子，唐昭宗天復二年（公元九〇二）遼述律太后所生，遼語讀蕭爲述律，讀李爲耶律，故其母亦稱蕭后。其兄東丹王耶律託允投降於後唐，改名爲李贊華。是耶律德光應爲李德光。

阿保機既爲皇帝，已立長子耶律託允爲太子。時後梁使周德威守幽州，恃勇不爲備，而失渝關（今山海關）之險於契丹。阿保機欲攻幽州（今北平），而苦無攻城良策。會吳王楊行密自吳（都在揚州卽今江蘇江都）遣使貢契丹以猛火油，並告阿保機曰：『攻城時，以此油燃火，焚城樓櫓，敵以水沃之，其火益熾，則敵必氣奪而失守。』阿保機大喜，將攜火油以進攻幽州。耶律德光因建策於其母，其母述律皇后因謂阿保機曰：『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？』因指帳前樹曰：『此樹無皮，還可以生乎？幽州亦猶

是樹也。吾但以三千騎輪出其旁。掠其四野，使城中無食，不過數年，城自困矣。何必如此躁動輕舉，萬一不勝，爲中國笑，吾部落亦解體矣。」阿保機以爲這是攻取城堡的高明之見，後聞知爲其次子德光所想，乃即以耶律德光爲元帥，使領兵與太子耶律託允皆各爲一路。德光年輕慧敏，其父愛之越於愛太子。以此在遼太祖天贊元年（後梁末帝龍德二年公元九二二）德光二十一歲以後，耶律德光便日夜圖謀自爲帝王之業了。

耶律德光多富有奇策，每率軍從征，或單獨狗地，皆所向有功，其用剝樹皮的策略以圍困幽州，以掠鎮州（今河北省正定），定州（今河北省定縣），却爲後唐主李存勗所擊敗。惟其隨阿保機西征，曾大破黨項，取回紇單于城，更擊破後唐山西諸鎮兵。天贊五年（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公元九二五）從征渤海國，東向追擊，破達盧古部（即滿清皇族之祖先），東西萬里（其地在今鄂霍次克海西岸及北岸）。但當他歸來時，太子耶律託允也攻拔了渤海國都城（清寧古塔今松江省寧安）。遼太祖見兩子皆大立功，高興異常，乃改元天顯（元年即公元九二六），因懼二子爭奪帝位，乃以渤海國地封太子以爲東丹王。於是，耶律德光得繼其父之帝位，是爲遼太宗。東丹王耶律託允因不自安，乃南奔投降於後唐。契丹述律太唐因欲與後唐卑詞厚幣以請和親，後唐時無英主，不能運用策略以對之，只斬其使不報而已。

二、立兒皇帝取燕雲十六州

後唐以石敬瑭爲北京留守兼河東節度使，駐太原以領北面行營總管，都督北方各節度使以防禦契丹。契丹每侵寇州郡，皆不使之得志，故後唐主依之爲北方長城。但石敬瑭却因李從珂弑閔帝自立爲皇帝

而存下爲叛的志願，要自己當皇帝。

石敬瑭決心爲叛於後唐，懼力單不能成事，將遣桑維翰爲使，向契丹主稱臣，且請以父禮事之。約契丹發兵助其爲叛。事捷之日，願割盧龍一道（包括平幽涿順檀等州）及雁門關（在今山西省代縣西北）以北諸州（指朔武新鵠蔚等州）與之。其將劉知遠諫曰：『稱臣可也，以父事之太過。厚以金帛賂之，自足致其兵，不必許以土田。恐異日大爲中國患，悔之無及。』石敬瑭不聽，竟遣使至契丹。契丹主耶律德光大喜以白其母曰：『兒比夢石郎遣使來，今果然，此天意也。』乃爲復書許以傾國赴援。於是耶律德光乃親將五萬騎，號爲三十萬，旌旗五十餘里赴援太原，與後唐軍大戰，出伏騎以擊破後唐軍。契丹主因謂石敬瑭曰：『吾三千里來赴難，必有成功，觀汝氣貌識量，眞中原之主也，吾欲封汝爲皇帝。』因作冊書命石敬瑭爲晉皇帝。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以與契丹，歲輸帛三十萬匹，尊契丹主爲「父皇帝」，自稱「兒皇帝」，改元天福，然後請契丹主以兵送之入洛陽，收拾後唐，是爲後晉。

契丹主引兵收取燕雲十六州，編此十六州兵馬入契丹軍，自此契丹益強，其「兒皇帝石敬瑭」遣使向其「父皇帝耶律德光」上尊號，契丹因改國號曰大遼，改元爲會同，公卿庶官皆仿中國制度，此公元九三七年事也。及石敬瑭死，其侄石重貴繼爲晉帝，因不願爲遼之「孫皇帝」，乃起兵拒遼。相戰四年，終爲遼主擊破了晉京汴梁，將晉出帝俘虜，迫晉諸將吏悉數向遼稱臣納貢。

三、遼欲建新五京

遼既滅晉，遼主卽欲以汴梁爲其南京；以長安爲其西京；以恆州（卽常山郡今河北正定）爲中京；

以幽州（今北平）爲北京；以遼陽爲東京，用以治理漢人。而將其舊有國土，則用東西南北四樓，分爲四時行都（遼語稱爲「捺本」）以治理之。但遼滅晉數日，廣受各方貢獻，並無升賞，於是各州郡觀望不前。遼主怒其不卽來稱臣納貢，便對供給兵食諸晉官曰：『吾國惟有打草穀，無此供給每個兵食之法，卽日停止供食。』

遼兵見過午無人供食，乃實行其舊日「打草穀」故智，在汴京大事搶掠。城內已空，便出畿內四郊。四畿又空，便發展至隣近州縣。其胡騎所及，致使數百里內丁壯斃於鋒刃，老弱轉乎溝壑，子女爲虜，財富殆盡。遼主更對晉之臣民誅求財富無饜，以賞兵爲名，令晉諸臣分向遠地諸州郡搜括借貸，不然將用兵前往誅屠。諸州郡懼禍，盡出府庫家財及搜求士民錢帛以獻之。遼主並不以之頒賜士兵，而皆輦之回國以實內庫。以是內外怨憤，民不聊生，思欲逐遼，苦於無力。

晉北面行營都統兼河東節度使劉知遠，聞遼欲在中原地設立新五京以爲治，自知故國恢復無望，乃遣人奉表向遼主稱臣。及聞遼主在汴京縱兵四掠，又復貪求財貨，知其貪殘必失人心，失人民必不能久有中國，乃立卽廣募士卒，整理騎甲，準備攻遼。及奉表使者回至太原，見遼主詔書上竟在劉知遠名上朱筆加一兒字，乃大怒毀其詔書，以示必戰。其諸將士兵，以此高呼萬歲，促其卽帝位以出兵。劉知遠曰：『用兵當因時制宜，今契丹新據京師，尚未他變，豈可輕動。且觀其所利，止於財貨，財貨既足，必將北去，宜待其動，然後取之，可以萬全。』各州郡聞劉知遠將攻遼，各將搜求所得轉送太原，更擁護劉知遠爲皇帝以伐遼。遼主聞之，懼被切斷後方路線，派兵分戍各地。各州郡知遼兵將四面作戰，力必分散，因亦起兵攻遼。平民亦羣起進攻遼兵所守城鎮，及行動之游騎。遼主嘆告其左右曰：『我不知

中國之人難制如此。』

四、遼退出中原

遼主耶律德光在汴京召晉百官，問治中國之計。衆皆知遼主苦於各州叛已爲亂，難以久留，將欲用漢奸趙延壽爲君於汴京，乃各不出言。遼主因又問曰：『中國之俗異於吾國，吾欲擇一人君之，如何？』衆皆曰：『夷夏之心，皆願推戴大遼皇帝，不願另立一君。』遼主聞之大喜，乃於是年（公元九四七）二月朔日，效中國早朝，遼主服通天冠，絳紗袍，登正殿，設樂、縣儀衛於庭，受百官朝賀，制稱大遼會同十年，並行大赦。劉知遠聞之乃稱皇帝於太原，用天福十二年以紀念已亡之晉國。

劉知遠既稱帝，苦無財貨以賞士卒，欲歛民財。其夫人李氏諫曰：『陛下因河東創大業，未有以惠澤於民，而先奪其生生之資，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。請悉出家中所有以勞軍士，雖復不厚，人無怨言。』劉知遠從其諫行之，中外大悅，各地民衆已起衆攻遼兵者，均遣人向太原請求命令。遼主聞之大懼，告晉百官曰：『天時向暑，吾難久留，欲暫回國省太后。今且取消南京之意，改汴京爲宣武軍，以國舅蕭翰爲節度使於此，爾等宜善事之。』

遼以船裝載晉鎧仗，泝河將送歸國，命晉降將武行德押送。行德集諸將士謀曰：『虜不留中國，運此將用之再來，不若共逐其黨，堅守一地，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。』衆以爲然，遂相與殺遼監軍使。遼主聞之，無可奈何。乃急離汴京，帶晉文武各數千人，宮女宦官各數百人，盡載府庫之實以行。途中遼主謂左右曰：『吾在國中以射獵爲樂，至此，令人悒悒，今得歸，死無恨矣。』至相州（今河南省

安陽），相州人據城爲守，不納遼主。遼主悉兵力以攻城，十餘日城破，盡殺城中男子，盡驅其婦女而北。相州以北各州縣聞之，城民悉棄城逃入山中。遼人所過城邑皆空無一人，如行廢墟。遼主因顧謂左右曰：『吾此行有三失：縱兵掠草穀一也；括民私財二也；不卽賞諸節度使，使還鎮其民三也。今中國以致如此，吾不得有中國矣。』於是抑鬱悔恨而病，行至殺狐林（在今河北省樂城西北）而死。時四月方薰熱，遼人恐其屍腐爛，乃剖其腹，實鹽數斗，載之急速北走。劉知遠將兵追之不及。遼所得晉地之人民，多起兵殺遼將士而降於劉知遠。

五、耶律德光的軍事思想

耶律德光以二十歲之年，想出剖樹皮戰略，名之曰「打草穀」，用以圍困中國城池，許多堅城皆爲其所攻下。斯亦一奇呢。其所率之軍隊，因欲「打草穀」，故居常不攜帶糧草，勿需輜車，於是行動上極爲輕便。輕騎追逐，所向無敵。契丹拓地成爲北方大國，實耶律德光爭得之者。見其興建中京大定府（在今熱河省寧城），開闢西京大同府（今山西大同），南京析津府（今北京市），移東京出興中府（今熱河省朝陽）至遼陽府（今遼寧省遼陽），改皇都臨潢府爲上京，開國規模，實具有游牧者的本來面目，五京猶如各棧的行帳，只化行帳爲行國而已。也是懼怕敵國反剝其樹皮之思想使焉，不肯定居於一處，必保其軍力時時機動天天備戰，方合其要求。是其軍事思想永遠是採取攻勢戰力，不是中原人的城堡爲守思想。

在太原助石敬瑭破唐軍之後，以懼中原人驚擾爲由，不肯親率大軍以送石敬瑭入洛陽。其實非欲示

愛中原人民，乃急於貪得燕雲十六州土地。燕雲十六州入於契丹之手，契丹人口增加十數倍，改建大遼國號，定備典章制度，以至於釐庶政、閱名實、錄囚徒、教耕織、配鰥寡、求直言之士、禮賢敬忠、卹民愛軍，實大有爲之君。及滅晉之戰，以盛兵經略中原，有人引導，有人迎降，中原人敢拒戰者不多，所過直如摧腐拉朽，是其吞併中原之大業，幾乎已成大功了。可惜耶律德光甫至汴京，即襲於浮譽，不知撫近懷遠，却驕盈滿志，坐恃貢獻。及發覺各州郡觀望不至，當修德重祿以來之。乃遷怒於地方人民，縱其胡騎打草穀四出掠奪屠誅。其軍士多有擲嬰兒於空中，以刃承之以爲樂者，耶律德光亦不加制止，更不知爲罪孽。易經有言曰：『師出以律，否臧凶。』功敗垂成，皆自取也。後以三失自責，是「人之將死其言也善」而已。

第二 趙匡胤與趙普

一、周世宗與其部將趙匡胤

後周天子郭威，本爲後漢高祖劉知遠的部將，劉知遠卽帝位，郭威爲其樞密使，劉知遠死後，郭威篡漢自立，傳位於妻侄柴榮，是爲周世宗。

在五代十三主中，周世宗柴榮最爲英武雄傑。其卽位不久，便自將軍隊戰北漢及遼兵於高平（卽今山西省高平），合戰未久，周右軍潰敗，趙匡胤時爲周帝宿衛將軍，見周主危亡在卽，乃引宿衛兵馳犯

敵鋒，斬敵將奪敵旗而擊敗強敵。周主以趙匡胤有智勇，擢升他爲殿前都虞候，更簡募壯士以補充宿衛成軍，故周宿衛軍步騎兵皆強於各鎮。

周世宗有統一中國之志，因求策於其諸臣，王朴獻策曰：『中國之失吳、蜀、幽、并，皆由失道。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。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。其始失之也，莫不以君闇臣邪，兵驕民困，姦黨內熾，武夫外橫，因小致大，積微成著。今欲取之，莫若反其所爲而已。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，矜恤誠信以結其心，賞功罰罪以盡其力，去奢節用以豐其財，時使薄斂以阜其民，俟羣才既集，政事既治，財用既充，士民既附，然後舉而用之，功無不成矣。凡攻取之道，必先其易者。唐（指江淮及江南之南唐國）與吾接境幾二千里，其勢易擾也。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。備東則擾西，備西則擾東，彼必奔走而救之。奔走之間，可以知其虛實強弱。然後避實擊虛，避強擊弱，未須大舉，宜以輕兵擾之。南人怯懦，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，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；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。如此江北諸州，將悉爲我有。既得江北，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，江南亦易取也。得江南則嶺南（今廣東廣西等省）巴蜀（今四川雲貴等地）可傳檄而定。南方既定，則燕地（指燕雲十六州）必望風內附。若其不至，移兵攻之，席捲可平。惟河東（指都在太原之北漢國）必死之寇，不可以恩信誘，必當以強兵制之。然彼自高平之敗，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，宜且爲後圖。俟天下既平，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。』周世宗欣納其議，於是考制度、修通禮、定正樂、議刑統、廢佞佛、毀銅像、浚漕運、減田稅、行勻田、賑災患，南取淮南十四州地，西收秦鳳（今甘肅省南部）二州地，北克三關（今河北省中北部），光復瀛（今河北省河間），莫（河北省任邱），易（今河北省易縣）三州，正待北指幽燕之際，周世宗却染病而死。趙匡胤日在其左右，

耳薰目濡，毅然有繼承其志之念。

二、趙匡胤之爲宋皇帝

周殿前都點檢領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，在英明的周世宗前，固勇敢善戰，忠貞不貳之臣也。惟周世宗以青年賁志以歿，孤兒寡婦，勢難承繼其大志，而統一中國。趙匡胤視於晉漢周之事，取而代之意遂生。所謂黃袍加身，顯出預謀，其節度推官兼掌書記之趙普，實主謀者。

周世宗於顯德六年（公元九五九）六月病歿，羣臣輔立其年方七歲之子梁王柴宗訓繼爲皇帝。是年十一月，鎮州（今河北省正定）、定州（今河北定縣）皆急報北漢與契丹連兵大舉入寇。周朝廷合議，只有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往禦。趙匡胤因選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，使之先發，然後擇定朔年（公元九六〇）正月朔日本軍出發離京。時主少國疑，汴京人士多知道趙匡胤有密謀篡奪，各大恐怖，爭爲逃匿，惟內庭宴然不知。軍校苗訓，號知天文，揚言於軍中曰：『日下復有一日，下日掩上日』等等。正月初三日，趙匡胤率軍夜宿陳橋驛（在河南開封北），其弟供奉官都知趙匡義與歸德掌書記趙普，部署諸將校相聚爲謀，以黃袍加趙匡胤身，呼之爲皇帝，回軍入汴梁。趙匡胤到崇元殿行禪代禮，是爲宋太祖。改是年爲建隆元年（即公元九六〇）。封翊戴諸將士官爵。以其弟趙光義爲殿前都虞候，以將侍親軍。以趙普爲樞密直學士，以參贊軍國大事。而北漢及契丹連兵入寇事，實乃故意製造的謠言，根本就沒有此事。

宋主趙匡胤之母杜氏已爲皇太后，羣臣皆向之稱賀，太后愀然不樂。其左右進曰：『臣聞母以子貴

，今子爲天子，胡爲不樂？」太后嘆曰：『吾聞爲君難，天子置身兆庶之上，若治得其道，則此位可尊；苟或失貳，求爲匹夫不可得，是吾所以憂也。』宋主再拜曰：『謹受教。』不久太后病，宋主侍藥左右。及病亟，召趙普入受命筆錄所語。於是問宋主曰：『汝知所以得天下乎？』宋主曰：『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。』太后曰：『不然，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。若周有長君，汝安得至此。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（卽趙匡義），光義傳光美（匡胤三弟），光美傳德昭（匡胤之子）夫四海至廣，能立長君，社稷之福也。』宋主泣曰：『敢不受教。』

三、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趙普

趙普幽薊（今河北省薊縣）人，初仕於周爲軍事判官（軍法官），趙匡胤舉用爲其同州節度推官及宋州節度掌書記。陳橋兵變，以黃袍加趙匡胤之身，然後擐甲露刃以逼後周禪讓帝位於宋。以佐命元功，宋授爲諫議大夫領樞密直學士，趙匡胤以建立宋國通告各郡國藩鎮，周昭義節度使李筠不服，以潞州（今山西省長治）連北漢（都今山西太原）反宋。趙匡胤將親征之。趙普請從軍，宋主笑曰：『若勝胃介乎？』平路之後，宋以趙普爲兵部侍郎樞密副使，賜第一區。旋爲樞密使（卽參謀總長）。乾德二年（公元九六四）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。卽拜爲宰相。宋主視之如左右手，事無大小，悉咨決焉。

宋主不甚知書，少只讀半部論語，趙普引孔子「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」及半部論語各言以與宋主論政，宋主頗了然於心。因有趙普「半部論語治天下」之傳語。宋主喜微行

過功臣家以盤旋，故趙普退朝不敢更衣冠。一日大雪向夜，天甚寒冷，普意帝必不出，方換便衣，而有扣門聲，普出見帝立風雪中，並謂已約其弟趙匡義卽至矣。既入內坐堂中，呼普妻爲嫂，請熾炭溫酒燒肉。須臾趙匡義至，帝因與普計，欲攻太原北漢。趙普卽以王朴對周世宗策以言，並與帝爭論曰：『太原當西北兩面（時指西有夏北有契丹），太原旣下，則我獨當之，不如姑俟削平諸國，則彈丸黑子之地，將安逃乎？』帝笑而從之。

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之進攻契丹計劃，與趙普觀看，並問普對此策之意見。普曰：『此圖必出與曹翰。曹翰可以進取，但用誰守禦？』宋主曰：『曹翰取曹翰守之可矣。』普曰：『曹翰如死去，誰可以代替曹翰？』宋主默然良久曰：『卿可謂深慮矣。』於是乃採取北守南攻戰略，以曹翰對契丹取守勢，抽調大軍，往南取荊湖、後蜀、南漢、南唐及收降吳越，使中國又趨向於一統局勢。

四、杯酒釋兵權

宋主居常謂趙普曰：『自唐末以來，數十年間，帝王凡易八姓（卽李、朱、李、石、劉、郭、柴、趙），鬪戰不息，生民塗地，其故何也？吾欲息天下之兵，建久長之計，其道何如？』趙普對曰：『陛下之及此言，天地神人之福也。唐末以來，成爲五代十國者，此非他故，節鎮太重，君弱臣強而已。今欲治之，亦無他奇巧，惟稍奪其權，制其錢穀，收其精兵，則天下自安矣。』時諸節度使皆宋主之故人，有擁戴之功，爲宋主所深信。故宋主以爲『彼等必不吾叛，且吾待之極厚，豈忍相負耶？卿勿乃過憂』。趙普曰：『臣亦不愛其叛也。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，恐不能制伏其下。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

，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。如論相負與否？則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也。』宋主默然而悟。乃下詔諸州曰：『人命至重，不可以枉法以殺人。自今有判死罪決大辟者，必將錄案奏聞，付刑部詳復之，然後論刑。否則爲枉殺得償其死。』又節省將軍勞力爲由，於諸州內遍設通判官，由朝廷簡派通判，以爲節度使助手。凡各節度使所轄軍民之事，一律禁用武人管理，皆由文官通判統治。而此通判官由朝廷簡派，其對於事物，得專達於朝廷，實質上得不受藩鎮管制。自是各節度使之權始輕，而實權轉移於文官之手。旋宋又設置諸路轉運使，劃數州爲一路，以轉運使執掌一路內之金穀財帛度支經費。從此節度使、防禦使、團練使及刺史等州中文武官皆不得再干預金穀帳籍，於是各州節度使之刑權政權及財權被中央剝奪。

一日宋主晚朝，留諸節鎮藩帥等於後苑飲酒。酒酣，屏左右謂諸藩鎮曰：『朕非卿等不及此，然天子亦太艱難，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。』諸臣問其故，宋主曰：『是不難知，此天子之位誰不欲爲？』諸臣驚而頓首曰：『陛下何出此言？今天命已定，誰復有異心？』宋主曰：『卿等固然，其如麾下欲富貴何？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，汝雖欲不爲，其可得乎？』諸臣泣謝曰：『臣等愚不及此，惟乞陛下哀矜，指示可生之途。』宋主曰：『人生如白駒過隙，所以好富貴者，不過欲多積金錢，厚自娛樂，使子孫無貧乏爾。卿等何不釋去兵權，出守大藩，擇便好田宅市之，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，多置歌兒舞女，日夕飲酒相歡，以終天年，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，君臣之間兩無猜疑，上下相安，不亦善乎？』諸臣謝曰：『陛下念臣等至此，所謂生死而骨肉也。』明日諸將皆稱疾，乞罷典兵，請歸故園，宋主皆許之。從此，唐代以來藩鎮之禍亂遂絕。

宋既准諸藩鎮釋兵權，令諸州長史擇本道兵之驍勇者送都下以補入禁旅，是爲禁軍。其剩餘之兵，

留在州郡中給役守城，是爲廂軍。從此，對外作戰只用禁軍，不再用廂軍。廂軍久不知戰，只供役漕挽，服工役，繕河防，築城垣，養戰馬，疲老望食，自暴自棄，雖名爲常備軍，却成爲犯罪者集合管理之所了。

五、宋代開國規模

宋代由趙匡胤與趙普以開國，爲校正藩鎮除授不由朝廷，天子廢立，由於藩鎮之弊，想盡方法以剝奪藩鎮刑政財軍四種實權。再進一步，使各節度使安居京師，衣錦肉食以擁虛名。更將州中之軍隊，收其精銳，編入中央禁軍；剩其老弱，以爲廂軍，不加教閱，聽其供役至死。悍將驕兵，以此悉掃之而空，實乃一時權宜，不得已而爲之之計，非所以爲後世法者。及趙普罷相，趙匡胤以英年而死於燭影斧聲之中，宋太宗趙匡義繼帝位之後，墨守收兵權削藩鎮之成算。諸臣言兵事者，動以陳腐斥之，以致於士大夫皆高冠大裙，恥言軍旅。收兵之極，而解除地方武裝，這當不是趙匡胤與趙普之初志。

宋太祖死於燭影斧聲，是趙匡義有弑兄自篡之嫌。其未立之前欲用趙普爲之證實其母遺命。卽位之後，便不欲趙普再證之以傳位其弟趙匡美及其侄趙德昭，故其弟於侄早晚必死於趙匡義之陰謀中。趙普爲脫死求容，以爲趙匡義謀，匡義亦不敢盡信之矣。是以趙匡義忘其雪夜重述王朴對周世宗之策。先定南方，次及幽燕，最後乃及太原之步驟。乃獨斷專行，急於攻伐北漢。待其精銳於堅城之下，僅能克之，而師已老矣，却不顧利害，復謀乘勝攻燕，此所謂強弩之末，其勢不能穿魯縞者也。趙普上疏諫曰：『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關外，屢聞克捷深快輿情。然晦朔屢更更薦臻炎夏，飛輓日繁戰鬥未息，老師

費財誠無益也。伏念陛下自翦平太原懷來閩浙，混一諸夏大振英聲，十年之間遂臻廣濟，遠人不服，自古聖王置之度外，何足介意。竊慮邪讒之輩蒙蔽睿聰，致興無名之師，深蹈不測之地。大發驍雄，動搖百萬之衆，所得者少所喪者多。又聞戰者危事，難保其必勝；兵者凶器，深戒其不虞，所繫甚大不可不思。臣又聞上古聖人心無固必，事不凝滯，理貴變通，前書有「兵久生變」之言，深爲可慮。苟或更圖稽緩，轉失機宜，旬朔之間時涉秋序，邊庭早涼，弓勁馬肥，我軍久困，切慮此際或誤指蹤。臣方冒寵以守藩，曷敢興言而沮衆，蓋乃已日薄西山，餘光無幾，酬恩報國，正在斯時。伏望速詔班師，無容玩敵。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。」宋太宗趙匡義不聽，遂連續失敗於遼。於是厭於用兵，向遼割地賠款，年年輸貢以和。宋之不兢，遂成爲中原人主之最。

第三 王安石變法

一、宋神宗時的時代背景

宋受周禪，以汴梁爲東京名開封府（卽今河南開封）；以洛陽爲西京名河南府，全國有州百一十。建隆四年（公元九六三）取荊湖；乾德三年（公元九六五）定蜀；開寶四年（公元九七一）滅南漢；開寶八年（公元九七五）滅南唐，有州二百九十七。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（公元九七八）陳洪進獻漳泉二州，翊年滅北漢，遂分全國爲十道。旋改爲十五路，以利轉運。宋太祖趙匡胤三世軍伍，側身廊廟，中